

康有為海外十六年

祝秀俠

問關出亡幸逃羅網

戊戌維新是中國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其領導人為南海康有為先生。其後維新失敗，戊戌政變，康氏問關出亡，幸逃羅網。在海外各地十六年，仍謀復辟保皇，直至民國成立，回國居上海，民國六年張勳復辟，康氏入京相助，旋復辟失敗，康氏在上海創天遊書院，講學啓訓後生，國民革命軍北伐功成，有為走青島，未幾，病卒，年七十。康氏一生事功，見仁見智或有不同，但其在中國近代史的啓蒙時期，致力於開創風氣，滌舊革新，謀挽世局，要不失為一人豪，其門人梁啟超為康氏作傳，曾論曰：「先生生平言論行事，雖非無多少之缺點，可以供人撫拾而砥排之，若其理想之宏照千載，其熱誠之深厚貫七札，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，則並時之人，未見其比，先生在今日，誠為舉國所嫉視，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，吾知其開卷第一葉，必稱先生之精神事業，以為社會原動力的所自始。」

「啓超作傳時，是維新失敗後亡命日本之時，其後，梁氏與乃師，在思想上亦不盡合，康氏以維新思想創其端，後來却堅持落後守舊思想終其身，實一莫大矛盾。康氏的生平事功。學術思想，備載史冊，中外咸知，不必多所贅述，其政治主

張得失，亦略而不論，本篇僅就其通逃海外十六年，所漫遊歐、美、中東、東南亞各地，作爲一個旅行家的康氏而敘述。

漫遊各國一十六年

康氏晚年刊一印章，曰：「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徧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」，這是他漫遊海外各地的最好註脚。

光緒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年）戊戌政變時，京師搜捕康氏，調兵三千關閉城門鐵路，又調兵三千，搜索河道船隻。事先康氏奉光緒密旨促其即逃，逃至天津，乘英重慶輪船至上海，在滬又遭大搜，英領事以那拉后旨見示，謂：「已革某官康有為進丸毒弑大行皇帝，着即就地正法」云云。康氏以為光緒已死，曾有意投海自盡，八月九日寫有遺書一通。後英領事說：光緒帝實還未死，俟得確訊，再投海未遲。結果康氏未死，祇做了一首詩：

「忽瀝龍裝將太陰，紫微移座帝星沉，

孤臣辜負傳衣帶，碧海波濤夜夜心。」

時康氏年四十一歲，九月至翌年二月便逃亡至日本居留，梁啟超和其他維新黨人，也陸續到日，並在橫濱辦了一份報紙。光緒二十五年，康氏由日本赴加拿大，創立保皇黨。當時中國由於

拳亂，國勢日蹙，局面混亂，國父孫中山先生也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，主張傾覆清廷，建立民主政治，而康氏則主張君主立憲改革變法。仍竭力從事皇上復位工作。

在百日維新以後的數年間，康氏生活無定，逋逃海外，旅居於香港、日本、美國、英國、濱城、星加坡及印度等地，除籌款及從事有關恢復皇位的活動外，也繼續著述，如「孟子徵」、「論語註」等，就是在這幾年完成的。

康氏在倡導維新之前，足跡實未嘗出國門，他所引述的世界大勢，國際新知，多半從書本上來的，當時關於外國史地一類的書，已有教會出版機構從事中文譯述。在光緒五年冬，康氏初到香港，在此行以前，康氏曾讀「瀛環志略」以外的數種外國地理書，據其自編年譜，舉出「西國近事彙編」、「環遊地球新錄」及其他書，目睹香港這一英人治下的半殖民地，秩序井然，初次認識西洋政府統治下的法律和社會秩序，於是採購世界地圖，漸而獲讀較多關於西學的書籍，以為研究西學的基礎。光緒八年，康氏赴京歸途經上海，購江南造船所及傳教士會所刊印的譯本書籍頗多，包括科學、工藝、兵法、醫學等，以後，舉凡萬國公報、西洋科學、外國歷史地理及旅行的書籍，都在閱讀研究之列。

戊戌政變後的那年冬，康氏到日本，翌年由倫敦赴加拿大，創立保皇黨，並利用當時清廷拳亂的局面，擬由唐才常的領導下，組織軍隊，企圖武力奪取華南數省，但此計劃終告失敗。九月，歸港奉母，不及四月，以清廷懸重金購緝，聞風遠行。光緒二十八年，康氏旅居印度的大吉嶺，大吉嶺是英人的旅遊勝地，康氏閒居，完成其著名的著作「大同書」，這本著作的初稿是以前寫好一個輪廓，在大吉嶺才補充完成，但因康氏當年隨身無書可帶，只憑其記憶力和構想而成，書中內容主張無國家，無家族，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；舉凡醫院、養老院、育嬰院均由公家設立，設公共宿舍，公共食堂，各以其勞作收入，自由享用，全書數十萬言，分為十章。認為私有財產為爭亂之源，無家族，則無人樂有私產，無家族觀念則國家亦可消滅，如此世界大同，可以漸至，康氏懸此鴿的為人類進化的極軌，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外，獨樹新義，但怎樣才能達到一個社會，則未加以說明。在今天來說，大同書類於今日的世界主義、社會主義，雖是康氏的「烏托邦」思想，但在六十年前著此書時無所依傍、無所勦襲，和今日社會主義，彷彿相近，陳義甚高，究不失為一好學深思之作。

光緒三十年甲辰二月，康氏到世界各地作汗漫遊，二月初六日，乘法國郵船，從香港過安南，三月到暹羅，過檳榔嶼，住了一個月，乘英國舟山船，到錫蘭，由錫蘭到亞丁，然後又漫遊不倫英屬地。四月抵蘇彝士河口，五月經蘇彝士河入地中海。旋赴意大利，抵羅馬；遊彼得廟、教

皇宮、紀功坊、奧古士多宮等勝蹟。離開羅馬，車行十八小時，遊覽意大利北部的米蘭。

光緒三十一年八月，到法國，暢遊花都巴黎，登鐵塔，遊拿破崙陵墓，路易十六墓。三十二年再遊德國，到柏林，康氏曾先後到德國九次，他在「德國遊記」上說：「吾遊德國久且多，九年柏林，四極其聯邦，頻貫穿其數十都邑，接其都人士，遊其工廠官府，本其史譜，室其圖像，考其風俗，總而記之且多，伏略不及其十一。」其時德國正在強盛時期，康氏記敘：「夫德三四十年前，小國雜亂，百政不修，猶不齒也，及破法統一後，百度修明，于是躍為萬國冠，今者得乎，武備第一，政治第一，文字第一，醫術第一，電學第一，工藝第一，商務第一，宮室第一，道路第一，乃至音樂第一，邑野第一，駝輪驟進，絕塵而奔，天下萬國進化之驟，未有若德國者也」。他遊波士淡舊京，盛譽宮殿之美，云：「每五六過，徘徊不能去」。遊柏林溫氏湖，云：「烟水明媚，雪色滿湖，夾道人家，最華妙新整」。遊來因河，觀古時戰壘，云：「故侯之宮而爭戰之場，歐人白骨所築，赤血所染而成者也，吾國古戰場，可弔有幾，而來因河畔，則接目皆古戰壘，五十年前之歐民，何罪何辜，而二千年蒙此慘酷。」

三十一年康氏遊德國，滯留柏林等地一年多，三十四年五月，自北冰洋還，六月自瑞典歷遊歐東，赴奧地利，至匈牙利，入塞爾維亞，過多瑙河，至布加利亞京城蘇非。旋遊突厥，自羅馬尼亞乘船過黑海，至君士坦丁，乘汽船往雅典，

泊士免拿島，仍是突厥地。其時突厥正有內爭，廢君主，青年黨人問政，康氏有所感觸，在「突厥遊記」上頗有批評：「吾遊突厥，適逢其立憲嘉會，舉國歡呼，想望青年黨之豐功，吾聞其國人所學，皆法國學也，吾聞其國人立憲之所期，則盡去舊制之紀綱風俗，而舉國平等自由也。吾告以各國立憲不過以法治國，上下同受治於法律而已，非蕩然無紀綱，可人人平等自由也。突以大亂不寧，生民塗炭，國人既厭惡之，而舊制不可復得，新政又不能施，誰誰爭亂，只有待亡」。

康氏至希臘，徧遊雅典各勝地，乘船還意大利之巴連德詩。計自光緒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以來，歷遊意大利、瑞士、奧地利、匈牙利、德國、法國、丹麥、瑞典、比利時、荷蘭、美國等十一國，著有十一國遊記，其十一國遊記敘云：「七年以來，汗漫四海，東至日本、美洲、南至安南暹羅、柔佛、德吉、霹靂、吉冷、爪哇、緬甸、印度、錫蘭、西至阿刺伯、埃及、意大利、瑞士、奧地利、匈牙利……環周而復至美。他所說的七年，是從戊戌年計起，即其政變以後逃亡海外的七年間。在他漫遊時期，遍歷歐美南洋，躬行目覩，各地之山川國土，政教、藝術文物，多所接觸，引為幸事：他說：「夫人之生也，視其過也，芸芸衆生，居僻鄉窮山之地，足跡不出百數十里者，蓋皆是矣，吾諸先哲，蓋皆遺恨於是，則雖聰明卓絕，亦為區域所限。汽船也、汽車也、電線也，之三者，縮土地促交通之神具也，汽船成於我生之前五十年，汽車成於我生之前三

十年，電線成於我生之前十年，而萬物變化之祖，爲瓦特之機器，亦不過先我八十年，凡歐美之新文明具，皆發於百年之內外，萃大地之英靈，竭哲巧萬億之心，奔走蒼萃，發揚飛鳴，滙成百千萬億之泉流而成江河湖海，以注於康有為之生母，大陳設以供養之，俾康有為肆其雄心，縱其足跡，窮其目力，供其廣長之舌，大鑿鑿而吸飲焉。」

旅遊前後論調不同

康氏的遊覽天下，也還是有其抱負的，他自誇：「窮天地之大觀，若我之遊蹤者殆未有焉」，「天其或哀中國之病，而思有以藥而壽之耶！其將令其攬萬國之華實，考其性質色味，別其良窳，察其宜否，製以爲方，采以爲藥，使中國服之而不誤於醫」。又說：「必擇一能若不死之神農，使之徧嘗百草而后神方大蘇可成」。他自比是神農，要徧嘗百草，采爲神方大藥，才好救中國，他的自負自大如此。

康氏遊蹤所至，比較各國的政教藝俗文物，以爲還是沒有中國的好，他每每對人說：「未遊歐美者，想其地皆瓊樓玉宇，視其人若皆神仙才賢，豈知其放僻邪侈，詐盜遍野，故謂百聞不如一見。」他在海外還是一個遁逃客，要靠當地保護，但他的議論批評，往往譏諷輕視，並不認爲「月亮是外國的圓」；他以中國文化和孔子學說，去衡量歐美一切宗教、道德、風俗，認爲遠不及中國。他說：吾國人不可不讀中國書，不可不遊外國地，以互證而兩裁之，當不至爲人所恐嚇

而自退處於野蠻，日本人著書多震驚歐美者，此在日本之小島國則然，豈吾五六千年地球第一文明古國，而若此之淺見寡聞乎？」

例如：他在提倡維新時期，曾上一奏摺，主張「剪髮易服」，他說：「西服未文，然衣制嚴肅，領袖白潔，衣長後衽，乃孔子三統之一，大冠以箕，漢世大夫之遺，革寫爲楚靈王之制，短衣本齊桓之服，故發尙武之風，趨尙同之俗……中國喪衣博帶，長裙雅步，施之萬國競爭之世，亦猶佩玉鳴琚以走趨救火，誠非所宜也」。

十四年後，康氏遊歐美，閱歷日深，對於中國服裝，變更以前觀念，認爲「前議過勇而未盡當」。他說：「斷髮固在必行，而易服則實有未可，吾遊紐約，病延美國醫生有盛名者診疾，醫語我曰，他日君變法，一切皆可變，惟服制萬不可變，以中國服最適于萬國也，紐約嘗有大會，集聚者千人，風寒驟起，人咸感疾，惟中國公使不感，此爲實驗也，吾甚異詞，歐美人以勿易服語我者至夥，從吾之美人歐人，皆喜中國服，屢乞于吾，因給中國衫袴及履，皆日服之，樂其輕易簡易，不畏暑也……」

康氏又認爲中國的絲綢實遠較歐美的呢絨爲佳，「夫絲之爲美，柔軟光妙，產自中國，歲出數萬萬繡於十數省，所養數千萬人，國人既妙美其服，而通商易貨，尤爲大宗，假今吾國能講化學，更精求蠶桑織繡之事，雖以意德日本，必不能純以人事勝天產，今歐美人皆好服絲，徒以絲價昂而絨價賤，又國制所在，未改絲服，若國風一易，則殆未有不盡棄絨而衣絲者。」

康氏對於中國許多舊有政制、風俗，在戊戌以前，是力主改革的，但逃亡海外漫遊各國後，又多變更論調，前後若相矛盾，他說：「中國積數千年之文明，典章法律，遠有次序，即章服五采之末，藻火山龍，亦從唐虞而來……今變共和，潤色文明，乃徐更之，以步武美法焉，尙須洽我國情，宜吾民俗，乃可推行，削己趾而適人之履，未可其可，今于無用之官銜，如尙書改總長，總督巡撫改都督等，以爲有益於政治，則名何貴乎實，徒紊亂而惑耳目耳。又：「今之好新者，百事不違及，而惟禁『大人』等稱謂，其意蓋以師美也，然周旋美國中多年，美總統無人不稱 Excellency 者，卽州長亦無不以此稱之，今好新者，持平等之說，乃實過美法。」他對歐美自由平等之說，又時好嘲諷，他幽默地說了一個故事：「美人有言平等者，其妻戲難之，一日陳食置具，增二位焉，及就席，則左肅其黑奴，右置其弄狗，其夫怒而叱去其黑奴及犬，其妻強黑奴與夫並坐，腥穢僞人，其夫盛怒起，其妻笑之曰，此乃行君平等之教也。」

康氏前後在海外漫遊十六年，至民元十月由日本歸國奔母喪，移家上海辛園。自戊戌出亡迄癸丑返國計十六年，所遊三十一國遍歷歐、美、東南亞各地，多紀有遊記。其未刊行之叢稿，想已散佚矣。

(選自時代文摘)

訂閱「時代文摘」，「中外雜誌」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